

欽定南齊書

卷之十  
二八三七

南齊書卷二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

侃

桓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諶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

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  
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  
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  
中郎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  
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  
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罔志  
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  
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  
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  
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修文

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  
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  
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  
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  
綈以韋帶劔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  
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克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  
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浙米見諗宋武節  
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荀席五盞盤桃花米  
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  
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

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簠器則陶瓢克御瓊簪玉筯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尙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尙在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

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  
律有家子孫竝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  
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  
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  
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  
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  
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  
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  
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  
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

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  
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  
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  
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簾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  
官克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  
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  
以教化比雨露各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  
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  
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  
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

胥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讐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褻諛爲



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  
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  
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  
旣以無言望己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立未  
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  
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  
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卽  
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  
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  
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

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遷冠軍將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離文仲擊破

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荏眉戍殺戍主龍  
得侯及僞陽平太守郭杜羝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  
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荏眉足相補文仲又  
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  
攻僞淮陽太守梁惡竝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礪於  
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北間起義者  
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  
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  
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爲納受  
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

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謚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餽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

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尙書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旣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櫝雜菓遂獲其利還爲後軍將軍直閣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毋陷北虜移

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  
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  
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  
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  
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  
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  
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明從弟僧副  
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  
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  
爲安城王撫軍叅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

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  
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算今秋風行  
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日  
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  
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  
自貽猖獗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  
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  
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歛收衆聚騎營造舟仗  
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

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  
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  
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  
晦失理不關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  
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  
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  
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門郎領後軍將  
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  
淵謂善明曰高尙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  
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旣逢知己所



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旣  
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祚以善明勳誠欲與善明  
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  
卿爲我臥治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  
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  
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  
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  
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  
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  
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

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青臨皇歷正位宸  
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  
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  
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  
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  
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罄言芻議伏待  
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  
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  
隨宜量賜其二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

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畧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

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  
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答曰省所獻雜語  
竝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  
忠款旣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  
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  
接荒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  
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  
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  
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  
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

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  
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  
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  
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  
畧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  
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  
於外粲秉復爲異識所推唯在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  
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旣不辦有  
抽劔兩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  
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

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宣豫經夷驗勤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諡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

卷太祖聞其清貧贈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從弟  
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戶永明四年爲巴西  
梓潼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侃  
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爲  
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  
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上鎮淮陰以侃詳密取爲  
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遣  
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閒邊淮騷動恒恐虜至上  
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

時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越序德晦河  
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  
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鵬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  
轉蓬飛星巖海淨月澈河明清輝映暮素液凝庭金笳  
夜厲羽轄晨征幹晴潭而悵泗榭松洲而悼情蘭涵風  
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  
歛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  
源靚霧壘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  
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  
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澌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



聚楚旆兮星懸愁壙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  
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棲玄侃達  
上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徽初巴西人  
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使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  
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  
新亭使分金銀賦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爲綏虜  
將軍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  
除前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太祖驃騎  
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爲太祖太尉諮議侃事上旣  
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

以功封新建縣侯五百戶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卽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謚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爲東莞令張永鎮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朔將軍游擊將軍袁粲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男建元中爲假節督巴州軍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中至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桓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尙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

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不上馬橫槊下馬  
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  
犬羊乎宋孝建中州辟主簿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  
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  
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  
誓曰弟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  
反除榮祖冗從僕射遣還徐州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  
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  
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  
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

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安都曰  
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  
被拘不得還因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  
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胸山虜遣騎追之  
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  
上保持之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  
朔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公稱卿幹畧故以此郡  
相處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  
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虜安成王車  
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末太祖欲渡廣陵榮祖諫曰領

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卽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預佐命勳封將樂縣子三百戶以其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遷黃門郎永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東冶案驗無實見泰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

令仍遷司馬河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冠軍將軍  
兖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兖州大中正巴東王子響事  
方鎮皆啓稱子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  
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不得通  
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從  
父闕宋孝建初爲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  
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  
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闕出守盱眙領兵北討薛道標破  
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  
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遷右衛將軍太祖卽位以心誠

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祿大夫  
年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諡定子榮祖從弟歷生亦爲驍  
騎將軍宋泰始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爲下邳太  
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朝廷事發奔走  
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捶與始安王遙光同反  
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堯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  
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  
畧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興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獲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侃奉潛

躍皇瑞是鳩垣方帶礪削免虛尤



南齊書卷二十八

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崔祖思傳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

刺史劉懷珍南史作刺史垣護之蘇侯崔祖思以爲

蘇峻

臣承蒼

按建康亦有蘇侯像宋元凶劭嘗迎入

宮中拜爲驃騎將軍此自是當時淫祀未必果爲蘇峻峻之入臺窮凶極暴殘酷無道建康之人豈有奉爲神明而祀之者乎

寧失不經靡愧周書○

臣承蒼

按寧失不經乃虞書文

非周書也

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南齊書卷二十九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隱  
重有幹局爲劉劭所稱泰始二年劭征殷琰於壽春安  
國以建威將軍爲劭軍副衆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  
於橫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  
退劭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  
將軍桓闓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勲第一封彭

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爲四百戶累至寧  
朔將軍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陷汝南司  
州失守以安國爲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  
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假輔  
師將軍元徽二年爲晉熙王征虜司馬輔師將軍如故  
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爲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  
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  
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  
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  
中郎將南陽王翹未之鎮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

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平西將軍黃回至郢州遣軍主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候伯與回同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候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國至鎮收候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虜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閒流雜繁廣宜竝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總荆郢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國移屯河口以俟

應接改封湘鄉世祖卽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兗兖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仍爲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敕安國曰吾恒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尙書領太子左率六年遷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兗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見呂安

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旣恒惡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赦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依例入幸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謚肅侯時舊將帥又有吳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攸之同載出都到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爲軍主孝建初爲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爲假節寧朔將軍宄從僕射軍



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祖於葛冢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邑六百戶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琅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琅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祿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爲

給事中光祿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氣幹爲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圖豫勲賜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已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勲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爲前驅舉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預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鎮軍將軍

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宥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爲錢唐新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五年以山圖爲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

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鄆令耿猷東境  
大震六年赦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爲其副  
暨挈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  
分兵掩討皆平之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  
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  
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  
至先羸兵偃衆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  
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  
衆百餘人束首降除寧朔將軍漣口戍主山圖邊漣水  
築西城斷虜騎路并以漑田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

建武將軍轉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輔政山圖密啓曰沈攸之入有異圖公宜深爲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爲郢州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益城衆議以益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

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旣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出爲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

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畧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爲元玄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敕山圖曰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勲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衆已爲虜所没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

又於石鰲立陽平郡皆見納世祖踐阼遷竟陵王鎮北  
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益城之舊出入殿省  
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  
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  
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  
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  
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參  
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服一具衣  
一襲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盤龍膽



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鬪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爲冗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驤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爲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爲

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漬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尅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勲勤宜時銓序可符列上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鐏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如故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

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  
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敕盤龍曰甬  
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  
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  
下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  
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  
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  
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素畏盤龍驍名卽  
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  
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

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邪太守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進爵侯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伏笊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二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

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奉叔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畏上威嚴檢勒部下不敢侵斥爲東宮直閣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

擊將軍加輔國將軍竝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黃門郎高宗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守兗州中正道剛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黃門郎未拜仍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史時帝謀誅宰輔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高宗說喻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鎮部伍已出高宗慮其一出不可復制與蕭湛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內殺之勇士

數人拳擊久之乃死啓帝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  
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閣省蕭湛先入戶若欲論  
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胷死因進宮內廢帝奉  
叔弟世雄永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  
州刺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馘  
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  
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中龍驤強弩將  
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泰始初除寧朔將軍軍主隸寧  
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相守臺

軍相拒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  
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擊  
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  
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時  
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劉劭召諸軍主會議廣  
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之劭以馬與廣之廣之去  
三日攻尅合肥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  
史明僧暲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  
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  
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蠻縣子三百戶



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  
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  
太守又除游擊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  
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蒼梧  
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  
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預平石頭仍從太祖頓  
新亭進號征虜將軍太祖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  
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  
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  
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

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  
進爵爲侯食邑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北虜動明  
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上求招誘鄉  
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  
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尅獲坐  
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卽位  
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栢南  
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  
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  
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

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拜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預廢鬱林勲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

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諡曰壯公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聲勤克舉竝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禱九江翊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驟把

南齊書卷二十九

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周盤龍傳太祖頓新亭與屯驤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

對陣○諸本同

臣承蒼

按百官志無屯驤校尉南史

黃回傳作屯騎校尉當從之

藏伏笏下○伏汲古閣本作仗按字書笏是竹器但可  
藏仗未可藏人似當以仗爲是

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一

薛

淵

戴僧靜

桓

康

尹畧

焦

度

曹  
虎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元徽末以勲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



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  
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邑  
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淵淵驚起率軍  
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日衆軍還集杜姥宅  
街路皆滿宮門不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  
本頓至食後城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  
卽位增邑爲二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  
騎將軍如故尋爲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  
虜遣僞將薛道標寇壽春太祖以道標淵之親近敕齊  
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分明來其兒婦竝在都與諸  
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爲不多方悞之縱不全信足

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  
追道標遣他將代之世祖卽位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  
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  
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難淵表  
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淵  
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  
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  
典猶通婚宦况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  
許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旣不得又表陳解職  
詔不許後虜使至上爲淵致與母書車駕幸安樂寺淵

從駕乘虜橋先是勅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  
官見原四年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  
如故明年遷右軍司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  
將軍如故七年爲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  
能乘車去車脚使人輦之而去爲有司所糾見原八年  
爲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  
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淵匿之軍中  
爲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爲散騎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  
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  
假節本官如故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

刺史右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明  
帝卽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匹尅日舉哀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孫法先  
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  
沈文秀俱沒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  
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爲歐陽戍所得繫兖州獄太祖  
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  
酒旣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  
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甬城遣僧靜戰盪數捷  
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勲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沈攸

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靜爲軍主從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衆潰僧靜手斬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以功除

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爲歛祭焉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以僧靜爲興平縣侯邑千戶太祖卽位增邑千二百戶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員外常侍轉太子左衛率世祖踐阼出爲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遷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侍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

殺獲萬計天生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  
僧靜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  
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  
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  
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  
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  
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  
太守將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  
剋殄西壙勲彰運始奄致殞喪惻愴傷懷賻錢五萬布  
百匹謚壯侯僧靜同郡餘姚人陳胤叔本名承叔避宣

帝諱改彊辯果捷便刀楯初爲左夾轂隊將泰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征伐小心慎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鏢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候伯以鑄鏢鈍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年卒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瑒之臯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



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  
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瘡無  
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  
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  
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  
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  
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  
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  
與荒黑曉下拔白刃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  
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太祖誅

黃回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  
停外齋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  
校尉王宜與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  
而配以腹心宜與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  
交灑不能著旣慮宜與反已乃先撤其軍將宜與不與  
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疆  
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甚彼無  
能爲也及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捉  
留回不肯止時人爲之語曰欲俛張問栢康除後軍將  
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吳平

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滅虜耳虜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三年春於淮陽與虜戰大破之進兵攻陷虜樊諧城太祖喜敕康迎淮北義民不剋明年以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東海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卽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郡其年卒詔曰康昔預南勲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原加料理年五十七淮南人尹畧少伏事太祖晚習騎射以便捷見使爲將昇明中爲虎

賁中郎越騎校尉建元初封平周男三百戶永明八年  
爲游擊將軍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  
史

焦度字文續南安氏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宋元嘉  
中僑立天水郡畧陽縣乃屬焉度以歸國補北館客孝  
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索虜  
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  
大捷師伯板爲己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  
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  
裝鎧稍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

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  
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  
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  
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  
宮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  
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已鎮南參軍  
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  
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  
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閣除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鎮夏口  
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

之事起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  
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  
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  
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  
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  
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  
直閣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  
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  
除淮陵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戚說郢城事宜露  
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  
如故尋除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子世榮永明中爲巴東王防閣子響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始興中兵參軍

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末爲直廂桂陽賊起隨太祖出新亭壘出戰先斬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爲領軍虎訴勲補防殿隊主直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太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覓明公耳仍留直衛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增邑爲

四百戶直閣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  
建元元年冬虎啓乞改封侯官尙書奏侯官戶數殷廣  
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游擊將軍本官如故及彭沛義  
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渦沈攸之橫吹一部京邑之絕  
虎啓以自隨義民久不至虎乃攻虜別營破之將士貪  
取俘執反爲虜所敗死亡二千人世祖卽位除員外常  
侍遷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  
徙爲安成王征虜司馬餘官如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  
領兵戍尋陽板輔國將軍伐蠻軍主又領尋陽相尋除  
游擊將軍輔國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六



年四月荒賊桓天生復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百匹及前行蹈伏值賊遊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引圍柵絕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虜援已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爲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十一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如故明年遷太子左率轉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響爲荊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爲輔國將

軍鎮西司馬南平內史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奐敕領步騎數百步道取襄陽仍除持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遷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爲監進號平北將軍爵爲侯增邑三百戶四年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曰皇帝謝僞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闡洛化摠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爲兩主之隔幽

顯含嗟人靈壅闕且漢北江邊密爾乾縣故先動鳳駕  
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關關羽殉節之忠  
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  
卿逼宄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  
善脩爾畧以俟義臨虎使人答書曰自金精失道皇居  
徒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顧瞻中  
原每用弔焉知棄臯蘭隨水瀝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  
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  
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  
蠶左共爲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

自尊大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卽異每  
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  
遊魂不戢乾沒孔熾孤摠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  
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  
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  
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  
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  
遠相爲憫然永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都  
督陳顯達停襄陽伐虜度支尙書崔慧景於鄧地大敗  
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

門固守虜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東昏卽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十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侯之力

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必投車挾鞬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蠡也

贊曰薛儵親愛歸身淮涖戴類千秋興言帝子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功虧北鄙

南齊書卷三十

南齊書卷三十考證

戴僧靜傳僧靜手斬粲○臣祖庚按南史袁粲傳僧靜

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此不載宋書亦無此事通鑑考異曰時僧靜掩粲不備挺身直往安肯令粲作啓從容如此據此則傳不爲漏而南史未可謂得也

曹虎傳曹虎○南史虎作武

乾沒孔熾○乾沒南監本作亂猶



南齊書卷三十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一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二

江 謐 荀伯玉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之臨海太守宋世清  
吏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爲太初所殺謐繫尚方孝武  
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請輔國行參軍于湖令強濟  
稱職宋明帝爲南豫州謐傾身奉之爲帝所親待卽位  
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謐轉尚書  
度支郎俄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

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夔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夔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夔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道人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旣盡而死爲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得免爲正員郎右軍將軍太祖領南兗州謚爲鎮軍長史廣陵太守

入爲游擊將軍性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  
建平王景素謚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  
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謚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  
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  
議加太祖黃鉞謚所建也事平遷吏部郎稍被親待遷  
太尉諮議領錄事叅軍齊臺建爲右衛將軍建元元年  
遷侍中出爲臨川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內史行  
湘州留事先遣之鎮旣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謚  
爲長史將軍內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縣伯四百戶  
三年爲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閣用文武主帥皆以委謚

尋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堪  
爲委遇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謐  
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卽位謐又不  
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問曰至  
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謐  
爲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  
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  
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  
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  
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

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  
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  
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  
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  
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  
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諛舊侶密  
筵閑讌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爲己惠事宜貶退  
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自不露欺主罔上好議可  
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  
經旬甫斃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

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  
朝政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  
代恒規勲戚出撫前王爨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囂論  
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  
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  
犯上之跡旣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  
尉獄治罪詔賜死時年五十二子介建武中爲吳令治  
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爲謚首棄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中伯玉少爲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徐州祭酒晉安

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子勛舉事伯玉友人孫沖  
爲將帥伯玉隸其驅使封新亭侯事敗伯玉還都賣卜  
自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  
玉歸身結事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  
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騎入虜  
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  
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斷卦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  
太祖本任由是見親待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  
看宅知家事世祖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  
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



南府晉熙王府參軍太祖爲南兗州伯玉轉爲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翹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腋下翹皆舒還而復歛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今且効矣昇明初仍爲太祖驃騎中兵參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

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戶轉輔國將軍武陵王征虜司馬太守如故徙爲安成王冠軍司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崑崙舶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艫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

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鸛東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歸上亦停門簷待之二更盡方入宮上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上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乃幸宮召諸王以下於立圃園爲家宴致醉乃還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

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邾以南兗州處之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黃門郎本官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如故伯玉憂懼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末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并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南齊書卷三十一 齊書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  
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爲論豈或傍  
啓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  
乎免矣

贊曰謚口禍門荀言亟盡時清主異并合同殞

南齊書卷三十一

南齊書卷三十二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三

王 琨 張 岱 褚 炫

何 戢 王延之 阮 韜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蒼晉衛將軍父懌不慧侍婢生琨名爲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立女無子改琨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謚所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脩女除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寵權以門戶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薦爲尚書儀

曹郎州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錄事出爲宣城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爲北中郎長史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答不許出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

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爲廷尉  
加給事中轉寧朔將軍長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徒  
爲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遷右衛將軍  
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  
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泰始元年遷度支尚  
書尋加光祿大夫初從兄華孫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  
酒多讐失琨上表曰臣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左衛將  
軍嗣息少資常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衛  
將軍華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豐承封將傾基緒  
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



私祿更構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乃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蘇議社稷合爲一神琨案舊糾駁時蘇深被親寵朝廷多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誤竟囚降號冠軍元徽中遷金紫光祿引訓太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進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常侍餘如故順帝遜位琨陪位及辭廟皆流涕太祖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信二十人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

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  
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琨性  
既古慎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  
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世以此笑  
之尋解王師建元四年太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  
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  
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餘  
如故年八十四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  
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

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隣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

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  
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  
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  
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  
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  
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  
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  
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  
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入爲黃門郎遷驃騎長  
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

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  
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  
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  
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西豫  
州刺史尋徙爲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  
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  
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  
徵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遷吏部尚書王  
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  
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

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  
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  
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  
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  
至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  
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  
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鄱陽王師世祖卽  
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  
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使持節監南兖兖徐青冀五  
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

十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  
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謚貞子

褚炫字彥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法顯鄱  
陽太守兄炤字彥宣少秉高節一目眇官至國子博士  
不拜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  
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  
之壽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  
帝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爲太常板炫  
補五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從宋明  
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

如臯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爲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塲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侯謝朓江斡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遷黃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爲長史齊臺建復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還復爲侍中領步兵凡三爲侍中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加輔國將軍尋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將軍如故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遊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



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歛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曰貞子何戢字慧景廬江潯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金紫光祿大夫被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解褐秘書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簿新安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淵入內侍已淵見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明帝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赭圻板

轉戢司馬除黃門郎出爲宣威將軍東陽太守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讌上好水引麩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爲吳郡太守以疾歸爲侍中祕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

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  
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  
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  
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  
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三年出爲左  
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  
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  
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時年三十六贈  
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諡懿子女爲鬱林王后又贈  
侍中光祿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琅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粲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專州辟主簿不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主簿並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秘書丞西陽王撫軍諮議州別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不拜宋明帝爲衛軍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赭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卽敕材官爲

起三間齋屋遷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吳郡太守  
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並不  
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吳興太  
守遷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秘書監晉熙王  
師遷中書令師如故未拜轉右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  
射宋德旣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  
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  
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  
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  
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

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日故邪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吏民罕得見者四年遷中書令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祿中正如故尋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世祖許之轉特進右光祿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特進如故諡簡子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爲侍中世祖幸

琅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爲陪侍之職而同衆惰慢免官景文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

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韜少歷清官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鎮數出行遊韜性方峙未嘗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

師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頗耀朝之麗服久忘  
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  
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  
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  
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覲服者何等級哉

贊曰萬石祇慎琨旣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荀炫清褚  
族戢遺何姻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南齊書卷三十二

南齊書卷三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 緒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太

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盾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

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

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  
奏僧虔前莅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  
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虔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  
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  
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  
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  
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  
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  
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訢  
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

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  
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  
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旣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  
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  
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  
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  
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  
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  
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  
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

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至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憎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卽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

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  
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  
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  
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  
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  
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羅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  
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  
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  
之謂質非匏瓜寶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  
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



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僧虔  
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  
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  
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  
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  
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  
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  
雅器也大明中卽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  
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諸重違成憲更立  
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卽義泐理如或可

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  
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  
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  
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  
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  
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  
之制曰盛於塵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  
勤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  
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  
庶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

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  
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  
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  
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  
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  
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  
言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  
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  
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苻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  
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使以補中夏之

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克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卽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表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表中所無者吳太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

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  
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  
卽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  
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  
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  
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  
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  
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爲朝

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  
毀之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  
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  
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  
諡簡穆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  
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之  
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  
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  
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駮駮恒欲度驂騑前庾征西翼  
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

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  
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  
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  
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  
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邠悖章草亞於右軍邠嘉賓草亞  
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立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  
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  
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  
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  
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

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  
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  
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  
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立性迅勤好文章讀范滂傳  
未常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  
頌兄志謂之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  
恐貽譏寂乃止初爲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  
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  
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



觀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  
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  
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  
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通數十  
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  
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  
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  
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  
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  
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表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

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  
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  
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  
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  
表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  
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  
動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  
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謔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  
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  
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

年自勲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

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  
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  
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  
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敘曾懷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  
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  
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  
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尚書倉  
部郎都令史諮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  
陵王文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

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帝每見  
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  
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  
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  
水校尉尋兼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罷  
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秘  
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郎如故緒忘情榮祿朝野皆  
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  
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卽出緒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  
也遷爲祠部尚書復領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

始安王師昇明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  
臺建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  
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  
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  
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  
言上難移緒乃遷僧達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  
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  
座啓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  
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准則上乃止四年初立國  
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旣遷

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  
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  
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  
義是其一也世祖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元  
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  
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  
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遷  
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  
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  
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

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辨飡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轎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諡簡子子克蒼梧世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克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



坐書與尚書令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摛所奏  
免官禁錮論者以爲有恨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序朝  
臣欲以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  
特進升引者別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量說者旣異今  
兩記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屈已  
自容方軌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  
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  
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燮理三台思曼廉

靜自絕風埃遊心爰繫物允清才

南齊書卷三十三

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王僧虔傳僧虔年數歲採蠟燭珠爲鳳凰○南史云僧  
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  
爲鳳凰與此不同

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

臣宗萬

按欣所撰能

書人名史以文繁不載茲附記其畧以便省覽李斯  
趙高善大篆程邈善隸書曹喜蔡邕陳道善篆隸王  
次仲作八分楷法師宜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  
寸千言梁鵠得師宜官法邯鄲淳得次仲法毛弘鵠  
弟子秘書八分左子邑與淳小異杜度始有草名崔

瑗善草書瑗子實亦能草書張芝善草書芝弟昶亦  
能草姜詡梁宣田彥和韋誕皆芝弟子並書草誕最  
優亦善楷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襲與伯英同  
時見稱張超亦善草劉德升善爲行書鍾繇書有三  
體一曰銘石之書二曰章程書傳秘書三曰行押書  
繇子會能學父書衛覲善草覲子瓘採張芝法以覲  
法參之更爲草藁瓘子恒亦善書索靖芝姊之孫善  
草書皇象亦能草陳暢善八分楊肇善草隸肇孫經  
亦善草隸杜畿子恕孫預三世善草書王攸善草行  
書羊忱羊固並善行書李式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

能名同式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王廙  
能章楷謹傳鍾法廙從兄王導善藁行導子恬善隸  
書恬弟洽衆書通善尤能隸行洽少子岷善隸行廙  
兄子羲之博精羣法特善書隸羲之弟七子獻之善  
隸藁獻之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王舒子  
允之亦善草行王濛能草隸子修善隸行王綬善隸  
行郗愔善章草亦能隸子超亦善草庾亮善草行庾  
翼善隸行與羲之齊名謝安善隸行許靖民善隸草  
羲之高足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謝敦康昕並  
工隸草張弘特善飛白

南齊書卷二十三 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湛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尙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爲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尙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關吾賢居右丞已覺金



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  
典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錄  
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  
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莢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  
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  
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  
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  
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  
祖素游褚淵王儉竝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  
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惠民間欺巧

及卽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爲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竝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

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此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

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尙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情法旣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

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爲祿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

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疊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讐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

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  
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  
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  
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  
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  
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  
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  
繼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  
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降慶於文明之初荷澤  
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

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  
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  
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  
勲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  
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  
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  
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閒掃守丘墓以此  
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省表許之玩之好臧否宋末王  
儉舉員外郎孔暹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暹儉竝恨之  
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歸家起大宅



數年卒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  
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孔邊字世遠玩  
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尙書儀  
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爲宰相邊嘗謀議帷  
幙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邊猶  
陛下之有臣也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呼孔邊何憲  
爲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  
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別駕永明十年使  
于虜中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員郎父超九真太守

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湘東國常侍好學諳  
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  
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尙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  
欽爲羅縣泰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  
謀數年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  
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尙尤嗜  
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孕者帝使筮  
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  
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順帝  
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

見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尙書  
右丞榮彥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  
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  
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  
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  
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  
除尙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  
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  
還爲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  
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遷諮議司馬

進寧朔將軍鎮蠻護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益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黃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休啓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弱奏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啓武人厲其背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

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  
諂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情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  
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  
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  
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加冠軍將  
軍卒年五十四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  
陵太守沖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  
有文名沖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  
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

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  
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  
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  
啓明帝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尙書殿中郎元  
徽中出爲晉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  
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  
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沖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  
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門郎  
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  
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以沖爲長史輔

國將軍江夏內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  
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如故永明四年徵爲五兵尙書  
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兄弟淡淵竝歷  
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  
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  
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續父在儻白  
幘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  
彖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  
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  
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

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  
蕃朝績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諡曰恭  
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  
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  
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  
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藟韭生  
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  
三九也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正  
員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



中正如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入儉府爲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卽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尙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

瘡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  
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  
年踰知命志事榮顯修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  
暫借餘歷傾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  
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  
虛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諡曰貞子時  
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諶字仲和東海郟人也祖萬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  
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  
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

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謀  
有學義累爲帝蕃佐及卽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  
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謀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  
請退坐此見怒繫尙方少日出尋除尙書殿中郎徙記  
室參軍正員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  
諮議出爲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  
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  
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正謀與太子右  
率沈勃尙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  
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出爲臨川內史還

爲尙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明  
觀也遷黃門轉正員常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  
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暉爲  
會稽以湛爲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  
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湛相遇於宋明之世欲  
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  
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  
如故湛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  
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  
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兗州長史沈憲去職上復徙湛爲

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將軍如故諡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史臣曰鶉居穀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尙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薄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哉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臥南湘沖獲時  
譽杲信珪璋謹惟舊序並用興王

南齊書卷三十四

南齊書卷三十四考證

虞玩之傳德慙李陵○諸本同按李陵二字有疑  
玩之好臧否○南監本玩之下有於人物三字

庾杲之傳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按南史此為任昉語

王湛傳祖萬慶○南史無萬字



南齊書卷三十四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疑謝貴嬪生  
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  
妃生安成恭王暘陸修儀生鄱陽王鏐晉熙王鈇袁修  
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  
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  
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

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並不拜仍爲假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暉暉鏘鏐鑑並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

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嶷旣留鎮陝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初劓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征西永明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油絡車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

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  
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  
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  
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尙書坐從妹祖  
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  
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  
游州陵侯解褐員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晉陵二郡太  
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閨門滯穢及  
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

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友不拜昇明二年代兄  
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  
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  
繳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  
將豫州刺史太祖踐阼晃欲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  
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  
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入爲  
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  
以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半年遷

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誠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

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  
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  
十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卽本號贈開府儀  
同三司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蘖上  
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  
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  
調試之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諡曰  
威

武陵昭王畢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  
淮陰以罪誅畢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故每見愛初除



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畢剛穎雋出工奕棊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世祖卽位進號左將軍入爲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中書令遷祠部尙書常侍並如故畢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

畢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疑  
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  
林賭射上敕畢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  
於御席上舉酒勸畢畢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回  
面不答久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畢方出外  
鎮求畢宅給諸皇子畢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  
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典  
籤趙渥之啓畢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尙書俄轉前將  
軍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  
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

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羣衣單薦襦於羣羣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尙書令王儉詣羣羣留儉設食枰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立衆論喧疑羣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旣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

十八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  
二十人

安成恭王暲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  
將軍鎮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  
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  
虜將軍明年爲左衛將軍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  
書令五年遷祠部尙書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南徐州  
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暲性清和  
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卽位

以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爲左衛將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爲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事駕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疑其年給油給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右僕射常侍如

故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鏘謂之曰公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尙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

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  
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  
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  
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  
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數  
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  
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牆叫  
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  
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鑠出蕃始省軍府四年加散

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尙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  
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  
十年遷太常常

此下  
缺文



賜尋遷左衛將

軍不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  
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爲之

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鬱林卽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誚責左右不爲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

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爲散騎  
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爲左民尙書朝直勤謹未常  
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  
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  
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  
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  
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  
明十年遷左民尙書十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  
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

馬桓温女塚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  
自往修復纖毫不犯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延興元  
年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鈔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  
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  
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循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爲驍騎  
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  
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  
兵佐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僂

不敢平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  
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  
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  
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使揚州刺史  
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尙  
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尙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  
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  
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叅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  
寄宗城就國之典旣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

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  
擬世祖顧命情深尊嫡淵圖遠美意在無遺豈不以羣  
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故韜末命於近  
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支庶中立  
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會不慮機能運衡  
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二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  
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敕

南齊書卷三十五

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宜都王銓傳纖毫不犯○汲古閣本此句下注云宋本無已上十六字



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六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元嘉末超宗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

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  
問竝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  
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  
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  
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  
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主  
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  
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爲  
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  
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

粲既誅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  
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  
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  
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卽位轉黃門郎有司奏撰  
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稚珪太  
學博士王暄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罔何曇秀等十人  
竝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  
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  
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  
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

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  
僕射王儉嘗牛驚跌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  
墮車僕射前後言諂稍布朝野世祖卽位使掌國史除  
竟陵王征北諮議叅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  
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  
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  
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曰風聞征  
北諮議叅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  
先諂狎人裁踈黜亟便詆賤卒然而背毀疑間  
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

甚不敬不諱罕與爲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己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傲之疊累朝兼觸剗容掃轍久埋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宣慈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

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囂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遠之奏曰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真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

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畧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  
御史中丞臣袁象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實象  
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詖豺狼野心久暴遐邇  
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讐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  
附姦邪疑間勳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  
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畧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  
豐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况超宗罪逾四凶  
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并見輕重相乖  
此而不糾憲綱將替象才識疎淺質幹無聞憑戚昇榮  
因慈荷任不能克已厲情少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



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竝卽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讐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逾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棕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

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敬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陵王彞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

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  
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  
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負  
爲僕射祥與負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  
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  
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  
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  
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鼗懷音  
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  
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饑在歲

式美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  
爲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  
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  
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  
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  
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  
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  
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  
食之謀王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  
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

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竒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

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  
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  
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  
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啟上者上令御史中  
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私館反  
脅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  
厥兄浮觀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  
孤舟翼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  
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  
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

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內人金爲凶人所淫畧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噓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峻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諠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

始是百分不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譽卿若能  
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  
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  
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  
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竝皆先朝相  
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  
必參末例朝半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  
何怨望敢生譏議囚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  
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被恩拂驟  
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參辭華司徒



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眄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旣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啟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謗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髣髴空見羅謗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循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

永明元年坐廟墓不脩削爵後爲羽林監九年又坐與  
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  
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材以泥洹輦送葬劉墓爲  
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  
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旣徇斯道其弊  
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  
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  
典流放南瀆

南齊書卷三十六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史臣贊超宗蘊文粗構餘芬○諸本同

臣承蒼

按粗疑

當作祖謂有靈運之餘芬也祖構二字見三都賦序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七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八

到撝

劉悛

虞棕

胡諧之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起家爲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撝

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搗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搗罪付廷尉將殺之搗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搗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除搗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竝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搗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

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  
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  
而遁死問至攜惶懼詣太祖謝卽板爲世祖中軍諮議  
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  
解職世祖卽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  
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攜家同從明帝射雉  
郊野渴倦攜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  
矜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  
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攜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  
過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



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修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賁初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安內史還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

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隸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  
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俊從事隨父勔征竟陵  
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愨寧蠻府主簿建  
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  
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  
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  
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  
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  
世祖欵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  
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俊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

棄役奔走俊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  
同爨表其門閭俊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  
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  
出謁俊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  
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  
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  
俊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後傷缺俊割  
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  
勔善書譬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  
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縑纊撤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

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摠  
衆軍出頓玄武湖俊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俊  
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  
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  
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  
益城上表西討求俊自代世祖旣不行俊除黃門郎行  
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  
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  
祖自尋陽還遇俊於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  
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太祖

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  
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  
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  
廢大祖集議中華門見俊謂之曰君昨直耶俊答曰僕  
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  
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  
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  
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荅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  
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  
祖卽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

帶南兗州以俊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  
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勔討殷琰  
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俊步道從壽陽  
之鎮過勔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  
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俊設計購誘之虜

缺

州刺史

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俊於州治  
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罇銅豆鍾各二口  
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  
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  
夜乃去後俊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

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俊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顛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閩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

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  
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  
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  
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  
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  
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  
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  
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  
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劾作翦鑿  
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淪變還新



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旣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宴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

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撩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俊旣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

都欲獻之而世祖宴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俊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啟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俊以本官假節出鎮淩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旣盛俊又以本官出屯新亭俊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俊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

未拜明帝崩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棕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棕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棕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棕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棕曰今因江吏郎有

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  
長史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  
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棕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  
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  
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棕善爲  
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棕曰今日  
肴羞寧有所遺不棕曰恨無黃頰臠何曾食疏所載也  
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  
廟棕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爲有  
司所奏見原上以棕布衣之舊從容謂棕曰我當令卿

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粽求扁米糲粽獻糲及雜肴數十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粽求諸飲食方粽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粽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粽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粽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宴賚廢立事示粽以粽舊人引參佐命粽謂宴曰主上聖明公卿勳力

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療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袤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袤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袤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  
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  
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  
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  
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  
議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諧之  
爲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  
出爲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在鎮毗贊  
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  
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



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諸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諸之嘗從容謂諸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諸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諸之兄謨之亡諸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謹之復早殞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廢何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識詔

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詣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爲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詣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肅

史臣曰送錢羸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劉寶朝

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  
二  
交胡乃蕃故頡頏亮采康衢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劉悛傳劉悛○

臣祖庚

按南史云悛本名忱宋明帝多

忌反語劉忱爲臨讐改名悛焉傳不載

桂陽難加寧朔將軍○諸本同南史陽下有之字

持哭墓側○哭南監本作喪於義較長

永明八年罷廣司二州○

臣祖庚

按通鑑考異曰悛出

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渚間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據此則非永明八年事通鑑列于永明十一年互有不同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